

# 宁波老墙门 旧影

本报记者 崔小明

马头墙、小弄堂、石板巷，石头缝里的青苔，吱嘎作响的楼梯……9月27日至10月7日，我市著名摄影家、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一鸣在群星展厅举办了一场摄影展。这场以“老墙门”为主题的摄影展牵动了市民的思绪，统计数据也显示，为期11天的展览，参观人次接近一万，近百人在留言本上动情地写下了观后感言。

## 1

据介绍，“十一”期间，每天有1000左右市民参观影展，10月4日更是达到高峰，当天有1450人看展。很多观众自发在留言本上留言。观众郭宇航说，“岁月的变迁定格在每一寸光影中……鲜活的人物和简洁的介绍，将那个时代清晰地‘复印’并呈现，感谢摄影家。”署名周丽敏的留言说，“每张照片都是岁月的痕迹，老墙门越来越少，情怀越来越多。”一位叫吴维春的留言说，“老墙门影展不仅是历史的积淀，更是情感的积淀。”不少经历过老墙门生活的人闻讯前去观展。署名“原中营巷张建军”的留言说，“让我们永记老墙门里的生活，不忘那份淳朴。”还有一位名叫周光忠的观众说，“1997年来宁波，一起见证时代的变迁与发展，老墙门让我忆起往昔的青春时光。”不少观众感慨地说：“时代的记忆，都在照片里。”

看到展览受到这么多关注，拍了一辈子照片、举办过多次摄影展的沈一鸣也很感慨。他说，从摄影艺术的角度看，“老墙门”系列照片并非自己的巅峰之作，但因为将镜头聚焦于人和生活，便赋予了照片深刻的时代印记，触动了大家的怀旧情结，自然而然产生了情感上的强烈共鸣。这也是沈一鸣创作“老墙门”系列的初衷，因为他的心中藏了近半个世纪的“宁波老墙门记忆”。

## 2

今年70岁的沈一鸣生于宁波，长在宁波，并在老墙门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岁月。提及往昔的墙门生活时，沈一鸣双目炯炯有神，话语滔滔不绝。沈一鸣说，他曾经住在原江东北区的五河桥巷6号。墙门生活记忆最深刻的是童年永远不缺玩伴，一个墙门里住了几十户人家，每个年龄层次都能找到自己的伙伴。每到寒暑假，他和伙伴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下河游泳，上树捕蝉，从早到晚基本不着家。直到日薄西山，孩子们才倦鸟归林。

沈一鸣说，在酷暑难耐的夏天，太阳落山后，总有早回的人提来几桶冰凉的井水将院子浇个通透。晚饭时，各家各户便在天井中支起一张桌子吃饭，边吃边聊，东家长、西家短，非常热闹。那时虽然没有空调电扇，但凉意从石板缝里钻出，穿堂风轻拂在人们的脸上，非常凉爽。

晚饭后，各家各户又将躺椅、竹床摆放出来，爷爷们凑一堆道老古，奶奶哼着童谣，哄着怀中的婴儿睡觉。喜欢拉二胡的则来上一段《二泉映月》或《高山流水》。半大的孩子最开心，捉迷藏、下棋、追逐嬉戏……直到夜深人静，才一个个回到竹床上，望着满天星星，在如水的月光中沉沉睡去。

沈一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搬离老墙门。他在老墙门生活了近40年。尽管后来住进了现代化小区，但沈一鸣仍然隔三岔五去看望住在老墙门的父母和兄弟姐妹。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老墙门。

让沈一鸣感到遗憾的是，他没留下自己在墙门里的生活照片。

##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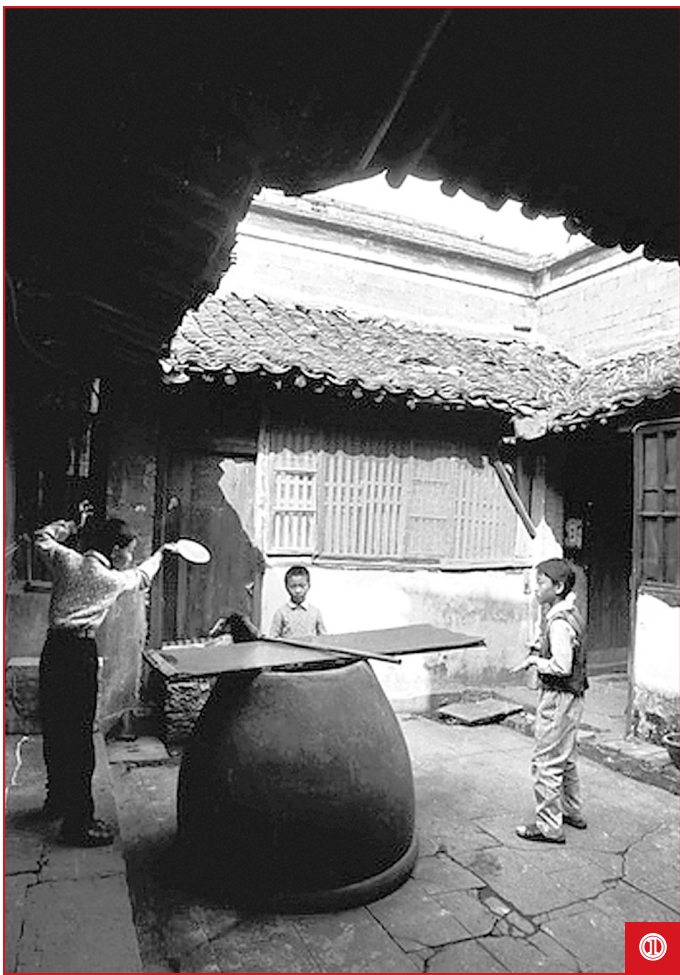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1997年，月湖东区开始改造，3000多户居民需要搬迁，很多老建筑即将消失。沈一鸣这才惊觉，熟悉的墙门生活渐行渐远。他决定用自己的相机留住一些记忆。那段时间，他总是背着相机，在月湖周边的老墙门转悠，看到有意思的场景就拍下来。起初主要拍摄街景，后来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老墙门中的人。为了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，他会跟人家聊家常、套近乎。

后来，他转悠的范围越来越大，除了月湖周边，他还跑到天一街区、永寿街、玛瑙路去拍，接着又去江北慈城、镇海十七房、慈溪鸣鹤等地创作。20年来，他积累了万余张老墙门的照片。由此，也有了这个“老墙门”摄影展。



1997年初秋的一个早上，东方吐白，晨曦微露，薄雾如纱，早起的人们在宁静的月湖边洗刷刷开始新的一天。白墙灰瓦，飞檐翘角倒映水中。沈一鸣抓住了这个场景，用相机呈现出如水墨画般的场景（图④）。沈一鸣说，这张照片与著名画家吴冠中的名作《双燕》的取景点是同一个背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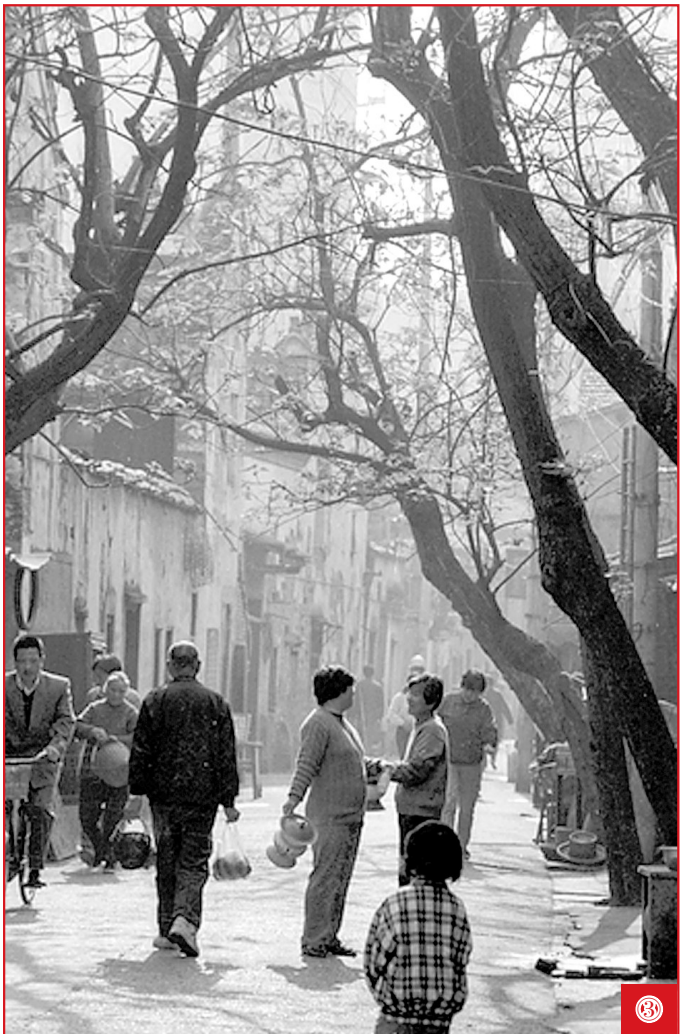
住了这个场景，用相机呈现出如水墨画般的场景（图④）。沈一鸣说，这张照片与著名画家吴冠中的名作《双燕》的取景点是同一个背景。



这张照片（图①）拍摄于1997年月湖李宅。明媚的阳光洒在前天井一角，与另一边的幽暗形成鲜明对比，三个小男孩正在打乒乓球。球桌是一块简易的门板，放在一个倒扣的水缸上。一个男孩正在挥拍，另一个则屏气以待，准备接球，孩子们玩得是那么投入。这样的场景，对于有过墙门生活经历的人来说，既熟悉又亲切。



另一张后天井的照片（图②）中，一位大妈提着一只焯净了毛的鸡正和邻居聊天，话题或许是这只鸡的价格或肥瘦。总之这天，有一户人家通红的炉火上，会一直发出地鸡的咕咕声，四散飘逸的香味会让孩子们馋得流口水。当然，吃饭的时候，女主人照例会给左右舍盛上一碗鸡汤，让孩子们送去。



老墙门是个熟人社会，即使来到熙熙攘攘的街上，也能遇到很多熟人。拍摄于1996年碓南街的一张照片（图③）中，熟人相遇后，手上拿着痰盂就在路上热聊。阳光普照，古树参天，聊天的人构成一幅完美的情景，即使拿着痰盂，似乎也没有一点违和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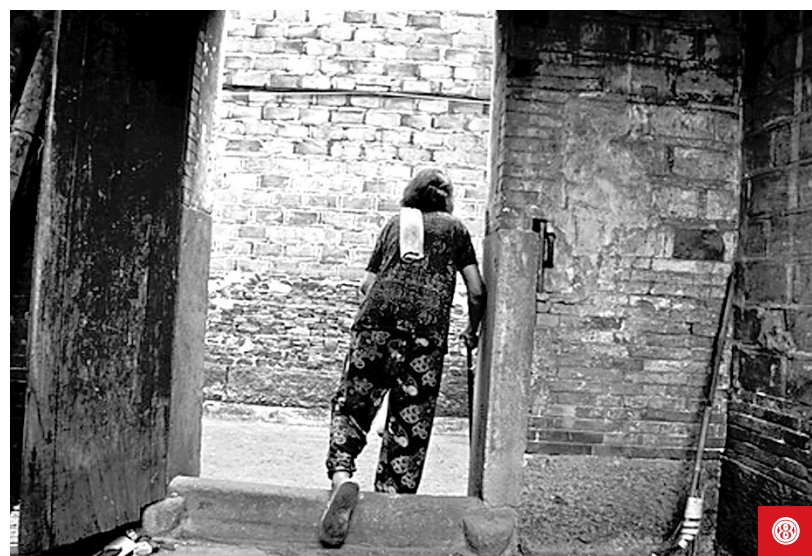
从“儿童乐园”前天井往里走，穿过一道门，就来到了后天井。从照片（图⑤）中看得出，后天井是各家的厨房，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操作台面，摆满了锅碗瓢盆，大家浆浆洗洗，煎炒炖煮都在这里。



面镜子，旁边则是一块写有“男女理发”的牌匾，一个脸盆，几把剪刀，就是理发摊的全部家什。沈一鸣说，当时的理发设施非常简陋，但人们的表情恬淡自然，宁静安逸。当年，大人小孩都在家门口理发。老墙门里，总有一技之长的邻居，在家门口设个临时摊点理发、修车、补鞋，带给左右舍方便的同时，也挣几个钱补贴家用。



进入新世纪后，沈一鸣发现老墙门悄然发生了变化：很多老住户搬出了老墙门，空出的位置被涌入宁波打工的外地人填补。有一次，沈一鸣看到中营巷8号门口信箱上的锁已经锈迹斑斑，显然长时间无人问津。他准备将其拍下，但觉得画面过于单薄，于是在门口等待机会。这时一个身着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孩跨入院门，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老人正准备出去，两人在门口侧身相遇的时候，沈一鸣按下了快门，留下了时代变迁的印记（图⑦）。



这张照片拍摄于青石巷。当时青石巷正在拆迁改造，很多住户准备撤离。沈一鸣拍摄时发现，年轻人因为可以乔迁新居，大多喜形于色，而中老年人因为对老墙门感情深厚，不舍得离开。沈一鸣抓拍了一个老人站着拐杖，佝偻着背跨出大门的那一瞬间，留下了老墙门没落的背影（图⑧）。